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六

記

妙果院藏記

紹興戊寅春潛澗寶印師傳天台教于永嘉妙果院未幾有尼文贊來施寶藏直萬金緇素咸悅潛澗師走介致書于越命某記之某嘗聞吾儒中有二大善知識曰東居士曰王荆公俱以文章名世然其道不同終身不相悅及東坡記聖相藏荆公深嘆服之蓋二公俱深於佛故能賞音作者之手識者之眼不可相掩也如此其書生也於佛學素否通曉其將何說以發揚之然於澗為猶子義不可辭抑嘗聞佛之為教矣其說惡貪

而喜施與吾儒同然其徒多好人之施而不能自施失
佛之意遠甚今是尼也富於財積而能散生平植福之
施動以千緡計又整衣鉢以製是藏百寶粧嚴極其工
巧卒不自有而歸之妙果可謂善施得佛之遺意美然
施易爾不妄施難是藏之成也求之者多咸莫之施妙
果不求而藏自來可謂能具眼矣茲為可書偈曰

壯哉古東嘉 妙果宅其西 老宿山中來
應緣傳妙法 有尼號員淨 香火廬松楸
衣鉢抽萬金 造次大寶藏 經文浩卷軸
一一刺血書 用報父母恩 普及一切衆
神光屢發現 遍地生金星 至誠感幽冥

觀者咸贊嘆 忽發喜捨心 頓歸諸妙果
法師慧業就 寶藏來證明 所施以其人
是能具道眼 圓淨施寶藏 道心益員淨
况施於妙果 因果宜無窮 妙果得寶藏
道場日益振 大作諸佛事 廣結諸因緣
須彌一轉間 功德無邊量 轉二無已時
功德亦如是

夢庵記

夢者誠之所形也高宗形於得賢仲尼形於見聖莊周
形於化蝶揚雄形於吐鳳范式形於葵友夢之小大雖
不同其為誠之所形則一也仙居陳君勉鄉執親喪如

禮以孝稱于鄉初求佳城未獲寢食弗違一夕夢侍其
親遊于睦溪之原指其處以語之明日訪焉果得其地
卜人吉之遂畢窆因築庵以守以夢名之志其所以
得也某辱與君之弟文卿游上庠為同舍生又與君之
子三省遊于剡三省以夢庵之事語予且求文以記予
謂觀人之術不必驗之行事因其誠之所形亦足知其
大畧高宗可以知其賢孔子可以知其聖莊周可以知
其達楊雄可以知其文范式可以知其義陳君之夢可
謂知其孝矣彼有夢屍得官藏穢得財心之所念者果
何事夢之所見者果何物耶與陳君之夢固有間矣

雁蕩山壽聖白岩院記

諾矩羅苦震巨東南山名雁岩最為造物所惜秘於萬
萬古而顯於本朝山中絕境皆廬於佛子開闢經營必
其徒之有道力者驅龍蛇虎豹魑魅魍魎而有之權輿
數椽侵尋萬柱如全了之庵於芙蓉今為能仁行亮谷
于安禪今為灵岩文吉庵于碧霄今為灵峯是也山之
內外招提無慮二十餘所問其經始與廢而復興無非
有道力者焉山之東有嶺曰謝公世傳灵運好遊山而
不知有雁蕩蟄屨窮幽至此而返去嶺而北若干里有
山曰白岩水曰仙谿去岩而北若干里有王子晉仙橋
子晉遺蹟在吾州者三一在永嘉二在樂清茲其一也
壽聖院在白岩之下峰聳而竒水清而駛松竹蒼然而

深蓋諾矩羅駐錫王子晉飛仙謝康樂登臨驚味之所
宜幽人逸士迹名晦身脩真孝道者倘祥乎其間也院
創于唐會昌四年至明年廢又明年復興初曰仙溪白
岩院至大宋治平四年十月始賜壽聖額宣和三年燬
于魔寇院僧元象憫之草創殿閣塑像貌以奉香火歲
久寢壞僧子親慨然曰茲山吾祖潘氏所捨殿與像吾
師所建也其可坐眠而頽之耶於是糾同志募衆緣出
力以成就之室殿巍然輪奐翬飛翬者咸會歡喜讚嘆
工未畢會傳教于邑之七宝双峯二院其徒文表住是
山遂卒其事而道場為之一新嗚呼君子親者真可謂
具道力有功於其教者矣

雁蕩山本覺院記

有僧景暹來自雁蕩袖前傳法能仁
行公書求余文記本覺院殿之
不能記暹曰宣公年踰九十有
今退居是山是以重吾作
賢士大夫游且能詩嘗
來願勿辭余善其言遂
山之始嘗廢于會昌至
唐我宋有天下元年改
甲乙祥符延禧間僧友忠南遊五羊得天世國貝葉
書以歸至今猶存釋家旧殿建於元豐初歲久垂壞日

者以山門不振咎其基之不吉遷出顛方募鳩鳩工垂
二十年以紹興戊寅秋九月易地而遷之棟宇鼎新金
碧照輝用力孔艱迄乃有成可嘉也已詞曰

雁蕩之陽

延唐道場

毀于會昌

起廢乾寧

我宋龍興

本覺是名

先民不作

金仙斯竟

呂竟後竟

山中老禪

出世應緣

亦竟之先

咨尔釋子一潛心宗旨

不竟不已

忠得貝書

暹興殿廬

亦竟之徒

殿廬既周

勿急薰修

同國戚休

唐祚既迁

我宋是延

億萬斯年

天香亭記

剡中佳山水為東南州之眉目汝南周君堯夫得爽塏

于剡山之陽挾双谿之勝而家其上廣厦耽耽在剡為

甲有岩桂數百根皆古木也蒼然成林森然而陰洞前

而深闢徑通幽而亭乎其中主人日與客游焉如入宜

人之林而夏不知暑如登飛來之峯而香飄自天如騎

蟾蜍游兔宮而下視人間世真剡中之絕景也予丙子

冬過剡把酒是亭時堯夫將戰藝南宮予因目之曰天

香明年春果擢巍第與予為同年友堯夫命予記之而

未暇逮今七載每移書必及之乃為之言曰學者方未

第志在乎得耳得則喜失則非故以登科為化龍為折

桂春風得意看花走馬畫錦還鄉世俗相歆豔曰仙子

天上歸也是特布衣之士詭一第以為天香耳若夫學

士大夫所謂香者則不然以不負居職以不欺事君以清白正直立身姓名不汙于進之書足跡不至權貴之門進退以道窮達知命節貫歲寒而流芳後世斯可謂之香矣唐宋璟以芬香勉張說漢李固以糞土視胡廣趙戒名乎名乎科第爵祿云乎哉堯夫筮仕有能声且擬二好議論時事遠大未易量予方以名節相期必不負所以名亭者矣堯夫又能樂教難弟諸子皆力學行見棣萼聯芳芝蘭並秀齊一說一天香滿門不止燕山之實而已然科第之香孰知名節之香堯夫又當躬行以率之

顏范祠堂記

聖賢有同時而生得同時而記者勾龍棄而祀於壇為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為先聖先師顏子並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文忠公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者欽忠孝之性仁誼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顏必能破西賊之膽威而臣之為慶曆頌中夔雋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于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為首歲時祀之不絕隆興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像或卑居乎老氏之宮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

稱祀事弗處於典為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
遂即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為
一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于壁後十一月丙
寅帥同僚祀之歌曰

宋唐相望三百年堂三顏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全
胡雛嗜噬方無前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危顛
朝廷草昧官鷹鷂騰落邪倭驚鳥為鬼質下拜心矍然
殞身賊手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凌烟閣上兄常山
英烈言三光簡編銀鈎鈇畫餘剛堅致君堯舜書萬言
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三心憐三邪者我仇夔左丘
夏童覆遺躬秦韃談笑為國臣腥羶閣開天章策治安

誰吾與者杜富韓風采稜三
四諫官徂徠頌配崧高篇
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香江邊甘棠遺愛清芬聯
如秋桂菊春蘭荃像而祠之敢不虔黍稷繁羞豆籩
一杯薄薦清灣泉公平為神為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
九百君子宜勉旃

思賢閣記

番陽廳事之東偏有堂曰平政堂之北有閣曰芝秀郡
以芝名者四廳之後堂曰玉芝驛與門曰灵芝及是閣
是也皆因芝山以名然亦繁且複矣堂世傳文正范公
所名雖百世不可易是閣名與堂類宜易之閣北瞻郡
園春有百卉有游人鳥有幽声夏有濃綠有清風蟬鳴

噤有新声秋有疎林宜夕陽宜月冬有茂松宜雪中觀
宜風雨中聽然皆不足以名有九賢堂四賢堂在焉園
林乃其遺躅也花卉皆其甘棠也茂松雪月乃其高風
餘韵也噪而靜鳴而幽乃其吟咏中景物也登其間思
人遂名之曰思賢予不才至郡且暮矣日坐平政堂憊
精神於案牘間不能使吏之不吾欺懼政之不平而有
媿於斯堂也則登是閣而寓目焉思賢也訟理政平庶
民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是將何術以致之此
予之所以思亦後人之所宜思也語曰見賢思齊焉羣
賢不復見矣悠悠我思於是乎書乾道元年夏五月二
十八日東嘉王某記

蕭洒亭記

思賢閣之下有齋方丈餘北鄰前有隙地僅一畝置石
百拳鑿沼一泓有喬木數株藤蔓絡之蒼然而古雜以
桃李橘柚琅芳之植派陰幽香清逼燕寢東望砌臺西
接玉芝北臨郡圃隔以垣牆幽然有山林氣象宜琴宜
棊宜飲酒賦詩簿書獄訟止於平政堂齋中不知也米
文正范公郡齋即事詩名之曰蕭洒公初為睦州有蕭
洒桐廬郡十詩郡人嘗以蕭洒名亭矣及為是州又有
齋中蕭洒過禪師句詩言志公所至以蕭洒見於詩章
則宵中之蕭洒可知也讀郡齋詩至半兩黃華一江明
月之句則知公之蕭洒於一齋矣讀桐廬十詩至史君

無一事心共白雲空則知公之蕭洒於一郡矣讀區別
妍媸削平禍亂之賦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之記與萬言書則其正色立朝之風采杖鉞分閫
之威名經世佐王之大畧是皆推曾中蕭洒之蘊而見
之於為天下國家之大者也讀嚴陵祠堂記至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又知公與子陵雖出處之迹不同易地則
皆然山高水長非特子陵之蕭洒亦公之蕭洒也噫微
斯人吾誰與歸是以名齋乾道元年六月朔日東嘉王
某記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柏
森森者益也卧龍無首對江濱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
三峽上流亦有瞿塘滙山有赤甲白益形勢險天下
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所有
八陣圖永安宮卧龍山遺迹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
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庳陋丹青黝剝
祀事弗嚴無異乎虫蛇穿畫壁時僅免無首而已吁可
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卧龍命繼徒
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修豈留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
被命自番易夔時方乃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
相精誠默有以告之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謀之以
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庐之

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
才十曹丕志少寰宇假令母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
樂宜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因命
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木榜其坊曰卧龍明年二月
辛卯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
託孤而不疑其後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
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
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柳之羅
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
醴之奉有加而不怠感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
濱異代之恥無愧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

日永嘉王其記

寇忠愍公巴東祠記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
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

國朝太平興國中寇萊公為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
知是詩本出於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析而增之應物雖
然道是語而官止郡刺史不見於施設殆不過為詩人
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
因其已試之効而為是附會之說耶蓋公雅存濟世之
心與舟楫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意

而賦之言發諸口而肺腑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
之吉凶禍福皆不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為是邑時年方
踰冠有愛在民世呼為寇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
言景德澶淵之功尤為雋偉方契丹入寇中外洶洶當
時苟從建議之臣幸蜀江南則胡馬不止於飲河洛而
三光五岳之氣必分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變輿一動
醜虜自斃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
烈與得岩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尚未可得而輕重
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沉晚節為奸邪所擠流落南荒
以死天下至今哀之某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
在焉因賦詩吊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

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嘆尉王寧孫永嘉
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即亭祠之既成以其圖來
令毛君恕集公詩百餘篇并刻予詩以寄予平生欣慕
公之為人每嘆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
分裂耶公之事固予所樂書尚矣俟乎再三之請然巴
東故祠廢而復興殘編斷藁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
更生雖發端於予而卒成就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以
不書乾道二年八月朔永嘉王某記

唐質肅公祠記

予始聞夷陵巴東之名意其為邑必壯自適
皆豪亦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以著曰昔寇萊公

歐陽文忠公嘗令二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
異于他邦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蹟嘆嘆息而去至夔一
日登郡之東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令喻君思然曰昔
宰是邑亦有如冠歐二公者乎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
是皇祐中為御史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延擊宰相以
震天下稱為真御史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
寧中嘗言王臨川不可大用及象大政奮然與爭是非
于天子前而氣不為之屈至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
稱為正人者乎吾夫子歎未見剛者唐公非剛者歟名
節凜然固無愧乎忠愍決澶淵之策文忠移司諫之書
也其令是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天覺嘗筆之于墓
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歟令聞之慨然不
謀于僚不役于民即廳事之東隅易亭為祠求畫像於
江陵得之於故家丹青一新儼然如生觀者莫不致敬
如見其冠豸觸邪正色立廟時也且丐予記其事予謂
質肅公之高名大節固已特書大書于國史何以記為
然是邑賴公而重有不可不書者令蜀人捫膝先生子
也有家學治邑有能盡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乾道
二年六月永嘉王棻記

夔州新迂諸葛武侯祠堂記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
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書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

帝史于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茲乎其蒞事之初謂焉裴徊四顧敬想風烈嘆廟宇之弗稱他事未逮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螭蝮之所家非所以妥灵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而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溪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于江又東過灑灑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群峯之外者白蓋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及誠受遺立誓於是官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誠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迂焉地初為節度推官宅徙于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為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殿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蓋峙天兮灑灑屹江風雲慘淡兮翱翔卧龍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溪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為馭臣東朝兮主兩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古今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

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苟邦入之情祠合于邑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興化軍林氏重修旌表門閭記

乾道五年春三月直秘閣新福建路轉運副使林公孝澤自莆陽移書于清源守永嘉王某曰孝澤八世祖預有至性唐正元間居母喪哀毀甚自迺塋以葬于墓有白鳥甘露之祥時則有歐陽四門詹黃處士璞述之以文德宗詔立闕旌閭先世大其門以侈之嘉祐紹興間因敝而修時則有紫微呂公夏卿今丞相陳公寶為之記逮今二星餘不治且圯孝澤大惧哀瘁不克震耀其光而無以為子孫訓太守鍾離公松賢而樂善不持

請慨然出公帑二十萬葺而新之因其舊而稍加焉莆陽故清源屬邑也孝澤之子寮猶子處皆君門下士幸為我記之某辭燕陋未獲既而虛來請益堅屬病未果夏六月又走書以督之某曰孝子之事傳于史文于二三大手筆矣矣俟乎鄙文若夫孝感之異天報之厚守臣風化之敦與公之顯揚爾祖者則宜有歌詩以發揚之詩曰

大哉孝為百行先通乎神明光普天聖經千有八百年亦以應感形諸篇李唐中葉正元年有林孝子家莆田喪親五日食不咽手開坎室土自有葬后其傍護隧地恨不殞身赴重泉天聽匪高應昭然瑞氣非雲亦非烟

異香襲郁非蘭荃，飴蜜匪甘珠匪圓。腸中不晞明且堅，
靈鳥皓質來翩。耳驚目嘆觀有駢，使者來廡迹其所。
露隨哭聲洒雲邊，詔旌門閭絲賦觸名書。史冊光耿傳
年壽四百家，聲絲雲來滿門業。青編世登桂籍香名聯，
八葉有孫壽而賢。移以事君忠孝全，黃堂主人職承宣。
鼎新以闕先，欽前宋唐四傑雄。文鑄奚止照耀莆山川，
要令四海皆參騫。孰非人子宜勉旃。

泉州新修北樓記

溫陵之有北樓，猶武昌之有南樓也。樓閣臺榭之在天下，
以南北名者多矣。而二樓之名獨著，得非因人而重邪？
南樓以庾公重，北樓以歐陽四門重。然庾有兩人之

塵君子取道之不若歐陽氏。以一代文傑，聯名韓李諸
公，真足以重茲樓也。予乾道四年冬十月至郡，越數日
策杖州宅之北，有屋將壓，邪衆木以支之。詢之乃北樓
也。惕焉不敢視，矧敢登。有碑墜如積漫，不可讀。乃四門
所作之記，歎息久之。郡舍老而弊，宜修者非一椽。然莫
急於茲樓也。第視事之始，方問民疾苦。土木之役，非敢
先郡多颶風日，惟傾覆是惧。明年春二月，建貢院。秋八
月落成，得餘材始命工葺之。冬十有一月丁卯，董役者
以訖工告。與同僚三四輩登而四顧，山川城郭之富，及
在目中，亦一州之壯觀也。既相與賦詩，又為之詞曰：

閩南有州，北墉有樓。席侯肇謀，發揮以文。

樓乃有聞 歐陽四門 載漢載修 克紹遠猷

鄭呂二侯 政和間鄭南建紹興 歲月浸久 楹齋楠朽

伊予來守 偶歲之豐 時定之中 迺鳩爾工

材即其餘 費節其虛 喻月如初 泉山之狀

桐城之壯 可登以望 身焉南極 心焉拱北

守臣憂國 匪邀匪遊 風觀瘼求 守臣登樓

民淳俗樸 苗害不作 登焉斯樂 風俗情媮

閭閻恨愁 登焉則憂 居而官理 登時民喜

登斯無愧

讀禮堂記

為士者來嘗不讀書然知真讀書者鮮能讀而不能行

是猶鳳鳴而鷙翰雖宵中有萬卷身為行秘書謂之不

能讀可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孝由也孔門高第

號為有聞豈以書為不足讀耶必時人有能讀而不能

行者與不讀同蓋有激而云然由之言非所以為訓故

夫子疾之書之難讀者莫如喪葬之禮非難讀也不素

讀也為人子者親方在堂諱聞不祥之言兒時入小學

從句讀之師誦十八章之經至喪親章則或置而不授

少長讀禮記允喪葬之篇則掩卷而不忍讀一旦遭荒

迷之變曹然不知有直情徑行者矣豈復知品節斯斯

之謂邪聖人著之禮經以詔人子曰未葬讀喪禮既葬

讀祭禮非徒讀之正欲使之尊所聞行所知賢智者不

至於過愚不肖勉強而跋及焉莆田蔣君元肅好古而
能文於書無所不讀喜親之享年而祭其生封也名堂
曰蘊仁鄉黨歆豔之其執親之喪也又名堂曰讀禮養
生喪死無憾可謂知真讀書矣昔吾夫子語門弟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子思習聞家孝以
禮葬親四方於是乎觀焉滕文公問禮於孟子行三年
之喪於戰國禮廢之時而弔者大悅禮之不可已也如
此元肅於禮既飽讀而躬行之又以是而教孝者南方
多士其有立於禮乎然禮雜出於諸儒之手未必皆合
聖人制作之意元肅既講習討論之宜削其不合者使
禮記為全經斯有功於名教矣豈止誦讀云乎哉乾道

六年三月永嘉王其記

廣州重建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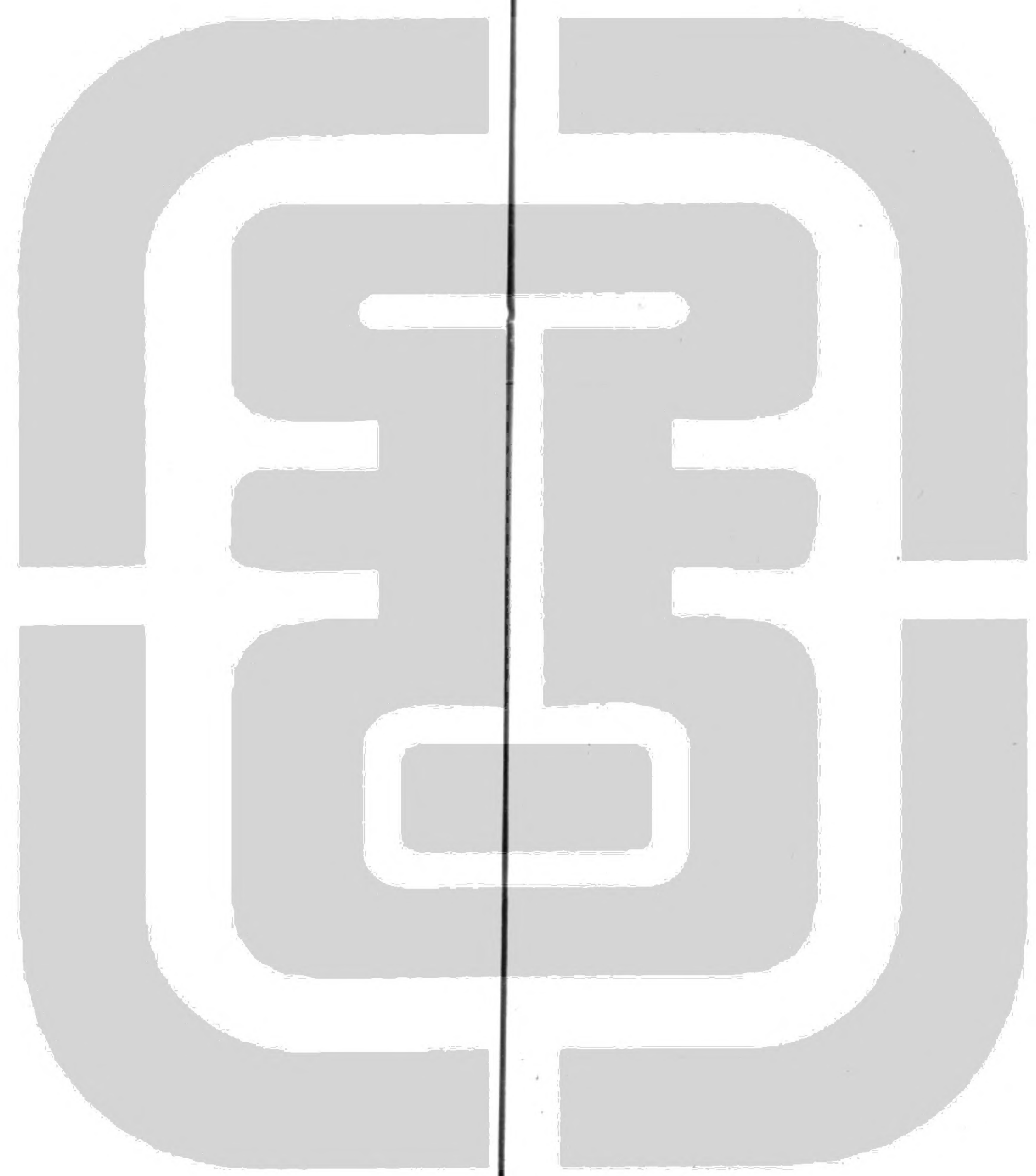
聖人之道合內外初無華夷迹遐之間不幸無時與位
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之主儒孝名世之臣以主
盟吾道樂育人才為已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遐
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於晚周之魯木鐸之教止行乎
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爾嘗
慨然欲居九夷淺人不知其志詆以為陋嗚呼使夫子
居之何異坐杏壇之上化雅結為冠裳變鳩舌為絃歌
齊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矣漢李唐之君尚文
崇儒文翁常袞以儒為郡咸能興孝官登諸生授以詩

書丕變蜀閩同風洙泗惟南粵去王都為最遠至仁如
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間雖號為一統然德薄化
淺聲教不能暨朔南岳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
如宋廣平咸著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褒衣博帶
射策決科之士不能與閩蜀侔盛也宋吳混一海宇臣
妾僭偽南海四世之劉面縛闕下赦而不誅變汗染之
俗為禮義之地慶曆間詔天下立李番禺僅能修夫子
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李于郡之東南隅熙寧初
徙於西紹聖初守臣章燦改創新李然規模未宏不足
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
公茂良自憲臺為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

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顯瞻祠宇瘁陋楹楹頽圯繪像不
如禮豆邁簋簋無餘地可陳飾蕪迫隘至不容折旋講
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音病之喟然謂諸生曰治孰
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即番山之址以為堂閣御
書於其上東西十一筵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
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
賢李于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飾煥然侈於
他所門以櫺星繚以周垣大江橫其前協泮水之制費
出激賞公庫擗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羨緡歛不民
反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禮以落
之明年公召還道溫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為我記其畧

某與公嘗同事史館稔之其為人貌和氣平蓋一謹厚者耳及為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險甚力視棄官爵如脫弊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行其所守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宮以教之可謂儒者矣郡博士日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間移孝為忠盡臣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帥所以教化作成者異日揚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冊如張曲江姜日南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抗衡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與化人今為江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敷文閣直學士立朝

江州太平興國宮王某記



卷二十九

卷之三